

新時代
小叢書

11

勃拉金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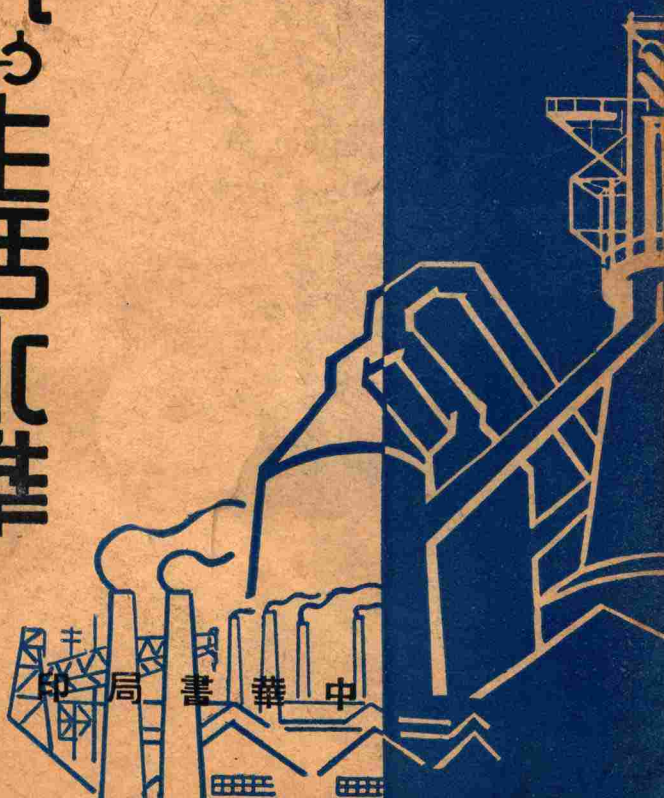
維根季耶夫

合著

姚宏奎譯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中華書局印行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Б. Брагинский

А. Викентьев

Неуклонный подъем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姚宏奎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目次

緒論·····	一
帝俄時代的工農生活·····	五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俄羅斯人民生活的根本轉變·····	一六
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二四
戰後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四六

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

緒論

三十年前，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黨的領導之下，脫離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最進步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建立了新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人類的歷史上，展開了一個新時代——共產主義建設的時代。

一九一七年以前，在人類的歷史上，曾有過不少次的革命，但是它們在本質上和偉大的十月革命不同。過去許多次革命的結果，大都是這一個剝削階級代替了另一個剝削階級。剝削者是更換了，但剝削的制度還是存在着。

相反地，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是以工人階級獨裁，以前的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專政為基礎；爲了在我們領土內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對剝削者予以重大的打擊，並從根本上把它們消滅了。

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結果，國家的政權轉到了人民的代表手裏，他們行使政權，並不是

爲了少數資本家、地主和富農集團的財富，而是爲了人民的利益，爲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的鞏固，與增強它的力量，是爲了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提高。

由於在十月革命中的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指揮的卓越，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蘇維埃國家的人民，展開了如下的鬥爭：即發展落後的俄羅斯的經濟與文化，把我們的國家轉變爲一個進步的工業化的國家，澈底改善勞動羣衆的生活情形。剝削階級的毀滅，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改革，說明了生產能力的普遍提高，和在這一個基礎上的勞動羣衆的福利的增加。無形中的經濟的提高和社會財富的增加的結果，確實證明了現在的蘇維埃政權是符合於人民的利益的。數千萬的蘇維埃人民，在他們自己本身的生活經驗上，承認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不但給予人民以自由，也給予人民物質上的享受，以及富足的文明的生活的可能』（斯大林）。

蘇維埃聯邦的許多民族，在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基礎上，自願地和堅強地結合成強大的蘇維埃國家，更由於斯大林五年計劃的成績，在我們的國內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斯大林憲法明確地規定了蘇維埃人民在工作上、在休息上和在教育上的廣大的權利。蘇聯人民驕傲地誦出了偉大詩人的詩句：

『你們學習，你們羨慕，

我——蘇維埃聯邦的公民。』

(V·馬耶柯夫斯基)

蘇維埃經濟進步的法則，表現了國民經濟的不斷的發展，和勞動羣衆的生活水準在這一基礎上的不斷提高。

蘇維埃的經濟制度，沒有資本主義的無法統一的矛盾，沒有剝削、經濟危機、失業和貧乏的經驗，卻保證了生產能力、國家財富和勞動羣衆的個人幸福的不斷的增加。

提高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並不是祇限於增加每一個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同時也要提高蘇維埃政府在教育、保健、撫育、休息和勞動羣衆的其他文化生活需要方面的支出。

從蘇維埃國家形成的第一天開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就從未停止過爲了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的情況，爲了增進廣大羣衆的教育與文化的鬥爭。在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這一件工作中，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的如期完成，是一個特出的偉大的成就。

我們應該知道，在蘇維埃政府存在的三十年中，我們的國土上曾經有過兩次艱苦而長期的戰爭——抵抗國外干涉者和白俄的戰爭，這一個戰爭延長了三年以上的時間；以及抵抗德國侵略者的偉大的祖國保衛戰爭，這一戰爭更爲艱苦，而在時間上也延長達四年。

法西斯德國的侵略軍在我們國土上的巨大的破壞，對於許多城市和鄉村的勞動羣衆的物

質情形，當然不會沒有影響，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功地恢復了戰前的生活水準，而在戰後的五年計劃的終結時，將大大地超過這一個水準。顯然，假使我們的國家，在這三十年間，蘇維埃政權一直能在和平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經濟，也不必支出數千億盧布來從事戰後被破壞的經濟的復興，則在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這一點上，其成就一定更大。

『假使沒有戰爭，則在我們的城市和工業區域，在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與文化的生活條件這一任務上，在今天，將表現出更大的，甚至是從未有過的成績……』

假使沒有那個破壞許多最好的農村經濟區域的戰爭，則我們在今天對於一切必需品的供應，將較在歐洲和不限於歐洲的任何國家，具有更好的保證』（V·莫洛托夫）。

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總結，證明了進一步地、更快地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極大的可能性。由於蘇維埃政府的力量和我們國家的工業力量的增高，由於社會主義的農村經濟的進步和社會主義的更廣泛的發展，這一可能性也隨之而增加了。

由於堅決地走向共產主義，在我們的國家的面前，正展開了一幅發展國民經濟，增加蘇維埃人民的物質享受，從各方面提高勞動羣衆的生活水準的新的、甚至是更偉大的、無邊的遠景。

帝俄時代的工農生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經有一位醫生參觀過莫斯科的工廠。他驚奇地注意到在工人中幾乎沒有年齡比較大一些的工人。他所看到的大部份的工人，都是四十歲以下的。

——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都躲到那裏去了呢？——醫生問道。

——要知道他們躲在那裏嗎？——有一個工人回答他。——請到墳墓裏去找吧。

在這一段插話裏面，明晰地反映出在豪門和地主的俄國的工人們的困苦的生活情形。

在帝俄，正如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被剝奪了工具和生產手段工人們，祇有被迫向因剝削無產階級而獲得巨大利潤的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已。

俄羅斯的工人階級，使豪富們獲得了巨額的收入，自己却生活在極端困苦的情形裏面。在工場和工廠裏過度延長的工作時間，微薄得可憐的工資，生活在飢餓、貧窮、塵垢和極狹窄的工房和草棚裏，僅能倖免於死亡——這就是資產階級和地主爲俄國的無產階級準備的命運。

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葉，在俄國的大規模工業中，約有三百萬工人。在那時，紡織業是這些工業中的主要部門，在這一部門中，對工人的剝削更龐大。在一八九七年，工人的工

作時間，在俄國平均每天達十三——十四小時。

工人階級以同盟罷工和革命鬥爭回答了資本家的剝削。被震驚的沙皇專制政府，在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被迫頒佈了限制工作時間爲每晝夜十一小時半的命令。但是，資本家們仍舊可以找出種種方法，來變更這一個命令，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儘量延長到最高程度。在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的『新工廠法』的論文裏，曾暴露了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的命令的僞善和欺騙的本質。

列寧指出，這一個新的命令所縮短的工作時間是極微細的，假使在彼得堡的紗廠和紡織廠的工作時間是十二——十四小時，根據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的命令，把工作時間減低到規定的時間，但是，對於彼得堡的其他許多工業，這一個命令所表現的不是減少工作時間，相反地，是把原來的工作時間增加了。但是，這一個命令的弊端還不僅在於此。這一個命令還附帶着許多『解釋』和『說明』，它們在本質上使勞動時間的限制變成了一句空話。

俄國的工人階級，也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深切地受到失業的威脅。

在俄國，資本主義愈發展，存在着的失業工人的隊伍便愈龐大。例如：在一九一一年，彼得堡的職業介紹所裏，就有四三、一五六個失業的勞動者尋求過工作，而獲得工作的一共祇有六、〇七六人。

在帝俄時代，工人是沒有權利的。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們專制地統治了工廠。因為龐大的失業隊伍的存在，勞動力的代價是極低廉的，資本家們對於工人的勞動條件便毫不關心。

在列寧格勒的B·奧布霍夫工廠的案卷內，保存着暴露資本家對於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慘無人道的文件。這個文件便是所謂『工人因公致傷一次付給卹金一覽表』。

這裏是這個證件裏的一小部份：

『因傷而引起腦震盪症者——八十五至六十盧布……，一耳受傷致聾者——十盧布……，因傷致一目失明者——三十五盧布……，腹部肌肉受傷者——十盧布……。』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工人的情形是更惡化了。工作時間的一再延長，失業工人增多了。在一九一二年因為工人運動的高漲，使工作時間減少到每日十小時（額外加工不計在內），但是，直到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一般工業部門的工作時間仍為每晝夜十一——十二小時。

斯托萊賓在一九〇六年的改革，使一百萬以上的貧農，在農村中喪失了土地。破產了的鄉村貧農紛紛湧入城市，而失業工人的隊伍因此愈益龐大了。

在工廠和工場上，像在監獄中做苦工一樣終日疲憊不堪的俄國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是極微薄的。工場內的工人每月平均祇能得到二十盧布，而沒有熟練技術的工人的工資，不會超

出七—八盧布。

一九一二年八月，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論文『俄國的工人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在這一篇論文裏，列寧把工人所得的工作報酬和豪富們的收入作了一個比較。他指出，在一九〇八年，二百二十五萬俄國工人平均每人每月所得的工資是二十盧布五十戈貝克。『假使注意一下——列寧寫道，——以這一個數目來維持一個家庭，——和在今日房租和生活必需品的高漲的情形下，——那末，這樣的工資不能不稱之為一種討飯錢了。』

資本家們的利潤如何呢？從一個工業在一年內平均可以獲得二十九萬七千盧布和每一個工人在一年內平均給資本家帶來了二百五十二盧布的利潤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這一個數字說明了俄國工人在帝俄時代是受着最苛刻的剝削的，每一個工人在一年內平均祇獲得二百四十六盧布的工資，而資本家們却可以每年由每一個工人身上得到二百五十二盧布。可知俄國工人替自己工作的時間每天還不到半天，而倒有大半天是在替剝削者服務。

俄國農村的工人，從地主和富農處得到的報酬，比工業工人更少。

一個農業工人，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四年間，平均每天的工資是六十四戈貝克，還得自己帶吃的東西。到一九〇六年，在工人的同盟罷工鬥爭的壓迫下，他們的工作報酬才被稍

稍提高至七十二戈貝克。可是，就在這時期內，俄國的麥價漲了起來，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減低了。

在對工人的剝削上獲得大量收入的俄國資本家們，瘋狂地反對無產勞動階級的提高工資的最低要求。莫斯科的工業家戈讓，當工人們在一九〇五年向他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時，他的回答是大家都曉得的。

戈讓傲慢地聲明：

『我寧可用金子鋪一條到彼得堡去的路，但是一個戈貝克也不加給你們。』

工人的本來已經十分低微的工資更因整個管理和懲罰的制度而又大為削減了。俄國的工廠主捏造了最難以置信的理由來處罰工人。例如在福明本棉工廠，對於工人們在工作時唱歌，在寢室內洗衣服，在井欄旁邊梳洗，都要課以罰金。另一個工廠爲了不去教堂，『惡意看人』，『聊天』而罰扣工人工資。

俄國的工廠主所採用的掠奪性的罰金制度，急劇地減低了本來就將淪爲乞丐的工人的工資，而替剝削階級及寄生者更增加了百萬財富。

俄國的以及用貪婪的魔手探入俄國主要工業部門裏的外國的資本家們愈來愈富有，而工人們却更貧窮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的資本家的利潤更大地增加了。在一九一六年，柯洛明斯克機械製造工廠就以一千五百萬盧布的資本，獲得了約七百五十萬盧布的利潤。

『這說明了，——列寧根據這個情形指出，——連手指頭都不要動一動，資本家的一個盧布在一年內就可以賺五十戈貝克』。

在戰時，當數百萬工人和農民在前線流着鮮血的時候，俄國的資本家們却令人難以置信地賺了錢，更富足了。

與在西歐的工業國家一樣，在俄國也廣泛地使用婦女與孩童的勞力。在這裏的剝削，更達到了罕有的程度。工廠的管理員楊若爾當時報告過這一個事實：

在拉賓斯克製造廠的編織工場，他們雇用八歲以上的孩童，而他們的工作時間是每晝夜十二小時。在特別佳柯夫工廠，雇用六歲以上的孩童，而工作時間也是十二小時。在立雪特尼克紡織工場，雇用八歲以上的童工，而他們的工作是每晝夜十三小時。在乞爾內雪夫紡織工場，雇用十歲以上的童工，而他們的工作時間和成人同樣是十五小時。

資本家們在自己的工廠內設立了小商店，強迫工人從那裏購買東西，這樣，工廠主就不必用現金來償付工資，祇要一張在這些商店裏所買的東西的賬單就行了。工人們付出了較高的代價而購得的却是些劣質次貨。這些小商店，又替資本家們多了一種生財之道。

俄國工人階級所吃的東西是極少營養的。工人的主要食物是黑麵包、玉蜀黍和馬鈴薯，很少吃到必需的肉、脂肪和牛乳。甚至資產階級的會計員達維達維支，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指為同情無產階級的，也會在關於工人的預算裏寫道：

『脂肪的不足和蛋白質的缺乏——這對於俄國的紡織工人，包括一般彼得堡的工人的營養的顯著的特徵。』

工人生活的居住和公共的條件，也是極可怕的。

在所有俄國的工業中心，工人住宅和宿舍裏的人口密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在大耶洛斯拉夫斯克製造廠裏，每一個房間裏有四只巨大的板床。每一張這樣的板床上，宿着每一個工人的全體家屬。

根據一九〇八年在彼得堡所作的調查統計，每年內平均預算三〇〇—三五〇盧布的工人中，單身工人佔半只床的有四·九%，佔一只床的——二〇·四%，有四分之一間房間的——四三·七%，有半間房間的——一一·七%。有眷屬的工人中，七·一%的人全家祇有一只床，三五·七%——有四分之一間房間，七·一%——有半間房間。這表示不祇是八〇·七%的單身工人，而且連將近五〇%的有眷屬的工人是不能得到一間房間的。

在革命前，其他民族的工人的情形，比俄國的工農更惡劣。在中亞細亞，在高加索，在

極北區，在西伯利亞，工人和農民遭受到二倍或三倍於資本家的中心的帝國區域及豪富與地主地區的壓榨。這樣的帝制政府妨礙了邊陲民族的工業發展，使少數民族常處在壓迫與黑暗裏。有許多民族，在帝俄時代被消滅了。帝制時代的俄羅斯被稱爲民族的牢獄，不是沒有意義的。

在帝俄時代，在保健方面的支出，平均每個居民一共祇有六十九戈貝克。免費治療在帝俄時代是沒有的，而工人們要化錢去請醫生也不可能。工人和他們的孩子們的平均死亡率要比富有者高得多。

資產階級地主制度使俄國工人階級陷於文化落後的命運。有許多工業中心，差不多完全沒有學校。

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及帝國的專制政府故意地阻止了俄國民衆教育的進步。帝國的大臣迪略諾夫曾下令禁止『女僕、傭工、廚役和小販的孩子們』進中等學校讀書。

帝國政府用種種方法來阻止工人和農民的子女入學。

那時有一個縣長在他的報告裏指出，在被徵服兵役的農民中間，差不多全是不識字的，皇帝很滿意地說道：『謝謝上帝。』有一個農民，在他的信裏說明了自己最微薄的要求，請准許送他的兒子到學校裏去，皇帝讀到這封信之後，震怒地批道：『一個農民，竟妄想高攀

學校，這太可怕了。』

x

x

x

x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農民的情形是極端困苦的。

在一八六一年，曾經有過所謂『解放』農奴的農民的革新的措施。在這一個改革之下，地主們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所有以前被認為是貴族的土地，而且還給自己劃下了五分之一的所謂農民分配的土地，而農民爲了『解放』，被迫償付給地主二億金盧布的贖金。

在農民耕地分配的措施之下，『地主們不但掠奪了農民自己的土地，不但把最壞的，有時竟完全沒有收穫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且還分配了獵地，這樣的土地分配，使農民們不再有牧場、草地、樹林和水飼場。』（列寧）

列寧在一九〇七年就會指出，有三萬個大地主共有七千萬畝土地，而受地主壓迫的一億零五百萬的貧農，却一共祇有七千五百萬畝土地。每一個大地主平均有二千三百畝的田地，而每一農家却平均祇有七畝（在俄國中部祇有二—四畝）。

在所有的農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沒有馬匹的，而有三四%的農戶沒有農具。大多數的農民既沒有一匹馬，也沒有農具，更沒有播種場。這些都是僱農——農業工人。

農民除了要付給地主地租、很大的租稅和其他捐稅之外，他還要給國庫繳納一筆很大的

租稅，假使農民不能付出這筆捐稅，那末他們就會把農家的唯一的牝牛牽去。

在鄉村裏，還有比地主更大的商人和富農的壓迫。富農——這是在窮人身上富有起來的吸血者。他們剝削着農民和窮人，大量收買起貧農的土地來。在聲名狼藉的斯托雷賓的改革實施之後，富農們掠奪了大部份農人們所分得的土地。商人們佔有達八千萬公頃的農場，而他們總共祇有一百五十萬戶。

俄國在革命以前的極端落後性，農奴制度的殘餘份子的存在，引起了屢次的歉收和飢饉。爲不合理的暴虐的勞役和苛捐雜稅重重壓迫的農民，不但忍受了極端的貧困，而且更遭到來自地方官吏、士兵、地方部隊、鄉長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的侮辱，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執行刑罰和鞭笞。

帝俄時代的勞動農民過着極端淒慘的生活。在頻頻發生的荒年歉收裏，給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居民帶來了飢饉與一個很長時期的全國性的破產。

關於俄國在一九一一年所引起的飢饉，列寧曾寫道：

『爲什麼隨着最現代化的文明的進步，在俄國，也祇有在俄國，還會有這種中世紀的飢饉呢？那是因爲新的吸血者——資本家——當農民還受着農奴制度的地主，農奴制度的、地主的和沙皇專制政體的束縛的時候，他們利用這些條件，高踞在農民的頭上。地主的掠奪，

官吏專橫的鎮壓，苛刻的專制政令的限制，巡迴隊、神父和地方長官的新的防衛的約束，使農民們沒有力量去反抗自然災害和資本家，正如非洲土人一樣。」（列寧）

鄉村裏的飢饉與絕望的貧困，驅使勞動的農民走向城市。但是在城市裏的工廠或製造廠內，在鐵路上，在礦上，他們到處都遇到新的困苦、剝削，新的嘲弄，悲慘的絕望的貧困和飢饉。

農民的居住條件是最惡劣的。在稻草覆蓋的農舍裏——狹隘、貧窮；許多農舍是沒有烟囪的。農民們生活在最不合衛生的條件裏。

在革命前，鄉村裏的居民的死亡率最高，有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孩子活不到五歲。貧窮和飢饉，使疾病——肺結核、傷寒、壞血病每年帶走了數十萬人。

『在最後的十年內，不但造成農村的破產，而且是俄國農民的直接的死亡，它的速度是驚人的。每一次戰爭，不管它如何持續與激烈，大概也不會奪去這樣多的生命。』（列寧）

這就是帝俄時代的勞動農民的經濟情形。當貴族地主、商人、工廠主高踞在工人和勞動農民的剝削者的寶座上，養肥了，富足了，住着豪華的宅邸和別墅，終日無所事事，去歐洲避暑，在家裏賭錢，過着遊蕩的生活，消費着、吞食着建立在數百萬無產勞動者的血汗上面的財富，——工人和農民却呻吟在過度的工作和絕望的貧困之下。

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這一年，地主、沙皇官吏、下級軍官、監督官，從富農寄生者裏選出的長老和領地管理人的專橫，全面地統治着鄉村。他們掠奪農民，嘲弄他們，沒收他們僅有的財產。在鄉村裏，代替學校和醫院，他們設立起酒店和旅舍，以迷信和愚昧代替了教育，鞭笞和刑責代替了自由。祇有工人階級才能解放勞動的農民，脫離一切壓迫，脫離一切剝削，率領他們走上新的道路——文明的和富足的生活的道路。『讓農民們明白，——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六年曾寫道，——讓他們知道，祇有團結在城市工人的周圍，衝破舊的制度，他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俄國工人階級，聯合了廣大的農民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完成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隨着十月社會革命的勝利，在我們國內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中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俄羅斯人民生活的根本轉變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史上展開了一個新紀元。

蘇維埃制度的建立，爲全體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帶來了偉大的經濟和政治的成功。蘇維埃政權在自己成立的第一個月裏，就實行了從根本形式上改變我們人民生活的許多歷史性

的命令。

爲了摧毀豪門和地主的經濟力量，和組織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起見，蘇維埃政權實行了土地、大企業、鐵路、銀行的國有化，實行了國外貿易的獨佔。

蘇維埃政權和布爾塞維克黨實現了農民們對於土地的夢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蘇維埃第二次大會通過了有歷史性的土地改革的命令。在這一個命令裏說：『立即無代價地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土地的私有權應永遠廢止。

一切土地應無代價沒收，轉爲公有財產，交由全體農民使用。』

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清算，使勞動農民得以分配到土地。一億五千萬公頃以上的地主、寺院和皇室的土地，無代價地轉到了農民的手裏，資產階級和教堂的土地上的農民，獲得了解放，每年付給地主們總數達五億金盧布的地租被豁免了。

蘇維埃政府對於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改善，立即採取了決定性的措施。

在蘇維埃政府剛成立的第四天，就頒佈了關於『八小時的工作日，工作時間或連續和分班』的有歷史性的命令。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人民委員會頒佈了關於工人休息假的辦法，允許一切工人每年可以有兩星期的休息假，假期內工資照支。

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訂定了後來在一九二二年又曾重行審查修正的勞工法。這一個勞工法在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勞動保險，每年的休息假等方面，表示了工人階級的勝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過這樣的勞工法律。這祇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可能，在那裏工人階級以主人的地位奠定了自己的命運。

符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批評這一個勞工法是年青的蘇維埃政府的極大的成就。

『我們有第一部法律，這法律已經爲你們執行了，——這就是勞工法。這是蘇維埃政權的偉大的勝利，因爲在這樣的時候，所有的國家還和工人階級處於敵對地位的時候，我們的法律被提出了，它爲工人的法律奠定了永久的基礎，例如，八小時的工作制。』

世界上最進步、最澈底的勞工法律，自蘇維埃政權在社會保險範圍裏的法令中取得了保證。

這些法令，在社會保險的範圍裏，是一種超特的進步。

蘇維埃的保險制度是世界上最進步的保險制度。

在蘇維埃聯邦的社會保險，推廣及一切的工人和職員，沒有一個例外，這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我們國內，一切社會保險的支出，全由政府擔負，工人和職員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一種保險費用。

蘇維埃社會保險制度的最大特點，在於它規定了對於因為疾病、受傷、殘廢、衰老、懷孕、生產、死亡等一切原因而失去工作能力的保險者及其家屬的援助。政府負擔社會保險上的醫藥費用，幫助工人和職員免費治療，他們被送進療養院或休憩所，得到醫藥上的補助。

蘇維埃政府同共產黨，以各種方法來保護勞動者的健康。國家把治療場和療養院收歸了國有。在增進我們健康的克利米亞、高加索及其他地方的陽光下面，代替肥胖的資本家，充滿了工人、農民和勞動的知識份子。

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對於國民教育，曾予以極大的注意。根絕文盲的鬥爭，普遍性的免費的兒童教育的推行，未達入學年齡的兒童機構——如幼稚園、托兒所等——的廣泛設立，教授國語，國家給予一切志願學習而人高等學校的人，首先對於工農學生以幫助的最廣大可能，——這一切都已達到了廣泛的、從未有過的標準。

工人階級的政權的勝利和蘇維埃政體的建立，深深地改變了我們人民的一切生活方式。蘇維埃政體清算了資產階級和它的寄生者的消費，把一切財富都交給了人民，從而為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創立了一切必要的條件。

在內戰最艱苦的幾年內，蘇維埃政府使用了一切方法來改善工人的處境，和調整工業中

心的糧食供應。

國內存貯的有限的糧食，要求建立硬性的標準和對於產品支出的嚴密的管制。

「蘇聯在這一時期是很艱苦的。沒有麵包，沒有肉類，飢餓打擊着工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在兩天內祇得到了八分之一磅的麵包，時常一連好幾天連一片麵包也沒有。工廠停工了，或者是將要停工；沒有原料，也沒有燃料。但是，工人階級並沒有灰心，共產黨也沒有灰心。這一時期的難以置信的艱苦和絕望的鬥爭，表示了潛伏在工人階級中的無窮的精力，和共產黨的偉大的無可衡量的權威力量。」

蘇維埃政權在內戰的幾年中，特別注意在最重要的工廠和製造廠裏服務的工人的補給，對於燃料的準備也是這樣。這些工人分散在特殊的團體裏，他們得到最高標準的補給。

在內戰和國民經濟崩潰的艱苦情形中，蘇維埃政府對於幫助兒童這一方面予以甚大的注意。一九一八年內，有將近三百萬個兒童獲得免費的給養；在一九二〇年，這一個數目加了一倍。

在內戰的幾年中，許多工廠爲了改善工人的補給，紛紛設立補助農場。國家不但配給這些農場所需要的土地，更給予物質上的援助。

蘇維埃政權在內戰最激烈的時期，對於改善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工人

們從污穢不堪的宿舍、草棚裏搬進了由資產階級和貴族手裏沒收過來的整齊的住宅。在莫斯科一處，就有五十萬工人有了這樣的遷移，同樣情形也在列寧格勒和其他工業中心進行着。一共有數百萬勞動羣衆搬進了新的屋子。

內戰勝利地完成，外國的干涉者也潰退了，蘇維埃人民以巨大的熱誠，接受了黨和政府的復興國民經濟的號召。隨着工業與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斷地增加了蘇維埃人民的物質享受，並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水準。

蘇維埃國家以極快的速度，單獨地復興了自己的經濟。在一九二六年重工業的總產量就已經超過了戰前水準八·一%。在一九二五年間的播種面積就已經快要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而且加工農產品的比重也增高了。

在一九二五年，蘇聯若干消費品生產的工業，已超過了戰前水準。例如：一九一三年製成的皮靴共八百三十萬雙，而在一九二五年共有九百十萬雙。在一九一三年肥皂的產量爲九萬五千噸，而在一九二五年則爲十萬噸。

在工業與農村經濟恢復的基礎上，商人的貨物流通的速度增加了。

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所實行的幣制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它在國內建立了穩定的貨幣單位。幣制改革增加了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作報酬。

迅速復興國民經濟的蘇維埃政府，更特別注意到人民生活的物質和文化水準的提高。復興期間，在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的人數是增加了。在一九二八年，這數量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萬人。

工業工人的實際工作報酬，在一九二〇年已經比戰前的水準跌落到三八·八%的，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則已超過一九一三年的水準達一〇一·五%，並且還在不斷地以高速度增加着。

在蘇聯工業中的平均工資，至一九二八年已增加到七〇八盧布，在一九一三年時祇有二七〇盧布，即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兩倍多。

隨着工作報酬的增加，在這一時期中，政府在社會保險、獎金、獎學金、補助金、義務服務等各方面的支出也大大地增加了。在一九二六年，這些國家的支出，約為工人個別的工資的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和第一個美國工人代表的談話中，說道：

『假使我告訴你們，在蘇聯每年由國家負擔的工人保險上的費用要超過八億盧布，我想你們一定會覺得很有趣。但是，你們更要知道，在一切工業部門中，我們的工人除了取得的工資之外，在保險、生活的改善、文化的需要等各方面，還可以得到約為其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利益。』

在一九二〇年，平均每一個工人可以得到五·八天的輪流的計薪的假期。在一九二五年，每一個工人平均有十三·九天的輪流計薪假期。

工人和職員的工作報酬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使蘇維埃勞動羣衆的消費，在復興時期就已大大提高；即在衣、食、住三方面，都有了改善。

隨着蘇維埃人民的物質享受的提高，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文化水準，提高了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知識程度，增加了學生的人數。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中小學生的人數是一千零二十萬，比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七百九十萬，約增加三〇%。高等學校的學生，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有十一萬二千人，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已達十六萬二千人，即增加了四五%。

診療所、療養院和其他醫藥上的設施，在復興期間也大大地增加了，醫生的數目增加了一倍。主要的藥品在住宅和公共場所裏都可以找到。

在內戰和外國干涉之後的國民經濟復興的幾年中，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大地提高了。由偉大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蘇維埃政體，很快地在資本主義面前表現出了自己的卓越的優點。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以蘇維埃國家的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優越的力量，使我們的

國家在各方面都呈現了驚人的轉變。

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順利地完成了國民經濟的復興，蘇聯人民在共產黨的號召之下，轉向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村經濟集體化，在國內澈底肅清剝削的階級和因素，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蘇維埃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使我們人民的工業、運輸、建築和農村經濟達到了高速度的進步。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完全改變了全國的經濟情形，在經濟與文化的一切領域內獲得了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

規定在蘇維埃國家的憲法——偉大的斯大林憲法——中的澈底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和文化情形的工作，是全世界的歷史性的勝利和蘇維埃人民的偉大的成功。

國家工業化和農村經濟集體化的共產政治，是蘇維埃聯邦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基礎。列寧——斯大林正確地領導蘇維埃人民，克服一切困難，粉碎着階級敵人、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他們是國際間諜的代表——的反抗，向這條道路前進。

第一個和第二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圓滿完成的結果，使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超出了歐洲的一切國家，躍登了世界第二位，僅稍遜於美國。蘇聯工業生產在世界工業

產品中的比重從一九一三年的二·六%，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三·七%，即比以前增加了五倍。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末期，蘇聯的工業生產，已超過法國三倍多，超過英國一倍半，超過德國一七%。在一九四〇年，國內重工業生產較一九一三年增加十二倍，至於各資本主義大國，在兩次戰爭中間，工業始終曾停頓在一九一三年的水準上，而只有幾個年頭有超出，但超出的也極微少。

國家工業化的驚人的速度，祇有不知道恐慌和不景氣的，消滅了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計劃和混亂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辦得到。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大量發展的結果，蘇維埃人民的生活水準被提高了。

蘇聯的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勞動羣衆的物質享受的提高，這種普遍的現象，表示了人民收入的增加。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人民的收入，以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從未見過的驚人的速度增加了。

人民的收入（以十億盧布爲單位，以一九二六—二七年不變價格爲準）

年份	一九一三	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七	一九四〇
蘇聯人民收入	二一·〇	二五·〇	四五·五	九六·三	一二八·三

百分率

一〇〇

一二九

二二七

四五七

六一〇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末期，蘇聯人民的收入，比一九二八年增加了八三%。第二個五年計劃執行期間，人民的收入增加了二·一倍。在一九四〇年，人民的收入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六倍，在同一期間，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收入，平均每年祇提高了三—八%。蘇維埃政體的偉大的成功，表示了失業者的肅清——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惡魔。祇有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永遠和失業不發生關係，保證了蘇聯一切工人的工作權利。

M·E·加里寧評價失業消除的意義時，在他的一篇論文裏寫道：

『……最重要的生活改善之一，我認爲是在今日的工人頭上，已不再懸有失業的利刃——工人們用不到擔心他們明天會變成失業者。我們工人中的年青的和中年的一代，現在甚至連想像都想像不出那種過去的無產階級所飽嘗過的失業的感覺來了。』

失業者的消除具有最深刻的社會經濟的後果。失業者的澈底肅清，使每一個工人對明天有了信仰。失業者的肅清節省了在社會主義的保險政策和失業補助的預算上需要支出的幾萬萬盧布。這些政策使國家可以直接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享受。

莫洛托夫同志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演詞中，指出：『……工業的不斷提高，完全清除了我們國內的失業者。這保證了工人階級享受的決定性的提高，以及蘇維埃

國家的工人和職員的物質和文化的生活條件的一切更大的改進。』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在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的數量急劇地增加了。在一九二八年工人和職員的人數爲一千一百六十萬，至一九三二年，這個數量已增加達二千二百九十萬，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在一九四〇年已增加達三千零四十萬人。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維埃工人階級的組織中有了更大的轉變。一切工人，在較重要的工業部門中的工作的分配是大大地增加了，熟練工人的數量增加了好幾倍。

和革命以前相比，工人的工作時間，在蘇聯內是急劇地減少了。一九一三年在重工業中工人的工作時間平均每天九·九小時，在煤礦工業中——一〇·一小時，在製粉工業中——十一·一小時。在小型工廠中的工作時間更長。社會主義革命爲工人制定了八小時工作制。根據這個制度，在繁重的對工人有害的工作上，工人的工作時間更少，約六—七小時，婦女工作有了限制，童工也完全禁止了。

在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期間，蘇聯的工人和職員的工作報酬在不斷增加着。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和職員所得到的工作報酬，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作報酬，根本上是絕不相同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作報酬，祇不過是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而獲得的貧乏的代價而已。

蘇聯工人的勞動力決不是一種商品，工人階級是社會生產資源和生產工具的主人。工人和職員的工資是國民收入的一部份，是配合國家計劃的社會主義企業工作者用作私人消費的一部份。個人的工作報酬的多少，根據每一個工作者所支出的勞力的數量和性質來分配。政府規定了工作報酬的基金，從鞏固國家實力及提高工人與職員的生活水準出發，在各部門中調節基金的支配。

個人的工作報酬的意義不論如何重大，它不能單獨決定蘇維埃工人和職員的生活水準。提高勞動羣衆的物質享受的重大影響，在政府對於社會保險、保健、住宅和公共建築、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上可以看出。這些支出，在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期間，是特別有力地增加了。蘇維埃政府在社會需要上的費用，在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支出中，是找不到適當的比較的，他們的政府分配給這些需要上的祇是一個極微細的數目。

在鄉村中集體農場制度的建立和鞏固，是蘇維埃政權與共產黨的更偉大的勝利。在農村經濟集體化的基礎上，澈底肅清了下級的，數量最多的剝削階級——鄉村中的富農，他們的土地已經分給了勞動農民。我們國家因為集體化的緣故，才能够達到農村經濟的有組織的和快速的發展。

代替了分散的零零碎碎的農民的農場，在鄉村中建立了集體化的農場——集體農場，它

們依靠進步的技術和農業的科學，發展一切農業和畜產部門，農村經濟的生產力和它的產品，很容易地增加了。

集體農場制提高了農村經濟的生產力，永遠結束了『農業的人口過剩』，為幾百萬貧窮的農民大眾開闢了一條走向富足和文化的生活的道路。

集體農場的組織和經濟的鞏固，它們社會經濟的提高，其結果使集體農場和農民們的收入有了迅速的增加。集體農場的收入總數，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增加了將近三倍，同時按工作日分配的款項收入，增加了四·五倍。在一九三二年集體農場的款項收入總數為四十五億盧布，至一九三七年，它已增加達一百四十一億盧布，而在一九三八年達一百六十六億盧布。在蘇維埃鄉村中，產生了許多集體農場的富翁。

一九三七年全蘇聯的集體農場的每工作日穀物分配量是四公斤，而且有六百四十二個集體農場每工作日分得了一五·一—二〇公斤，而有一百二十六個集體農場——超出了二〇公斤。在一九三八年，每工作日分給二十公斤以上的穀物的集體農場，已增加到七三〇個。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全蘇維埃聯邦農村經濟展覽會，以驚人的陳列品顯示了集體農場的偉大勝利。有二十一萬個集體農場參加這個展覽會。農業機械供應站和國營農場向全蘇維埃人民證實了他們自己在增加收穫和畜產品中，在提高蘇維埃鄉村勞動者的

物質享受中的巨大的成功。

參加這一個農村經濟展覽會的伏洛涅茲區的陶勃林斯克地方的依里奇農場，在一九三七年，平均每一農戶獲得了九百布特的麥子。集體農場的工作人員也得到了一筆總數很大的錢。

在依里奇集體農場內，安置了機器磨粉機，設立了俱樂部、體育場、蓄水塔、幼稚園、托兒所，為集體農場工作人員建築了新式的二層樓住宅。農場工作人員的家裏有了電氣設備，城市式樣的傢具、自動車、電話機。

農民的支出和革命以前時期相比，表現了很大的利益。例如，依里奇集體農場的一個名叫F·N·格里戈里葉夫的家庭，在一九一三年，處於農奴的地位，每人平均消費的麥粉和麩子共二三〇公斤，而在一九三八年是三一六公斤。肉類和脂肪的消耗自一九一三年的七·六公斤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六四公斤。格里戈里葉夫的家庭在一九一三年所消耗的牛乳是一二六公升，而在一九三八年是三〇二公升。糖和糖果的消費在這個家庭裏自〇·六公斤增加到九·八公斤。在這期間，格里戈里葉夫的家庭，得到了很大一筆現金收入，替他們自己添製了大量的衣服。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維埃鄉村中所建立的集體農場的組織，在我們的農民史上，開

始了新的一章。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期間，集體農場的組織和政治性更鞏固了，使數百萬農民羣衆享受了集體勞作的成果。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任務——使一切集體農場都成爲布爾塞維克的，使全體農場工作人員都富足起來，——已經以極大的成功來解決了。

鄉村的外貌也完全改變了。斯大林同志舉出了在集體農場的鄉村中的轉變的特點，他說：『在最顯著地位的教堂和地方官吏、神父、富農們的華麗的住宅爲前景，而在後面隱藏着半傾圮的農舍的古舊的鄉村——開始消失了。在那裏建立起有着社會經濟的建築，有俱樂部、電台、電影院、學校、圖書館和托兒所，有曳引機、割打聯合機、打穀機、汽車……的新的鄉村。在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消失了。』

×

×

×

×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食用物品和普遍需要的工業品的生產，在我們國內是急劇地提高了。在戰前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城市和鄉村居民的收入也同時大量增加。蘇聯的勞動大衆在這一基礎上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消費水準。

消費品生產的增加，允許蘇聯的工人和職員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執行期間，提高了麵包的消費幾達三倍，牛肉的消費幾達二·五倍，腸製品幾達四倍，豬肉達三·五倍，水果及漿果

達四倍，營養品也隨着消費量的增加而改善了。蘇聯的工人和職員開始大量享受品質優良和含熱量很高的營養品，而品質較高的棉織品、衣着、皮鞋的消費也大大地增加了。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重要的食用用品和工業品的生產照下列的標準提高了：

項 目	一九三七年對一九三三年的百分比	項 目	一九三七年對一九三三年的百分比
砂糖	二九二	襪子	一九七
動物脂肪	二五九	自行車	四二〇
水菓	一八一	攝影機	一一二〇
腸製品	四九〇	留聲機	一一七〇
皮鞋	二一八	手錶和掛錶	八二〇
上衣	三八六		

蘇聯勞動羣衆的消費的提高，可以直接由商店的高速度增加中看出。在一般小商店和國營及股份的貿易方面，在一九二八—一九四〇年間增加了四·六倍（以價值來比較）。集體農場的市場貿易方面，以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相比，增加了二·一倍，而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七四%。

社會主義的工業的不斷發展，使我們的政府得以有系統地增加配給商民的商品數量。以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二八年相比，食用品的市場準備金增加了一·五倍，而工業品的市場準備金則增加了二·四倍。

社會主義制度消除了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在生產與消費中的敵對的矛盾。在我們國內沒有也不可能有一類的現象，例如消費品過剩而貧窮與失業反而增加，以及資本主義在經濟危機期間故意消毀物資以圖抬高價格等等。

在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與消費間的對立的擴大，在經濟危機的時期更來得尖銳，甚至若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經濟學者，也不得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發生懷疑。著名的美國經濟學者司梯阿特·吉士描繪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美國經濟危機的情形說：

『假設有另一個星球的居民用精確的儀器來探索我們的大陸。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他看到的是一個活躍的國家，那裏農場的主人在貯藏着穀物，工人站在自己的機器旁邊，商人靠在櫃台上。但是，經過兩年，同一個觀察者竟不能信任自己的眼睛了。他看到美國人都發瘋了。數百萬人拋棄了機器，離開了汽車和電車，在街上徘徊着，什麼也不做。以勞力收穫來的穀物，在田間和鐵路的軌道上腐爛着。在路上憤怒的農場主人們停住了送貨車的行列，把牛乳傾入溝渠裏。數千人從家裏走出來，帶着他自己的貧乏的財產，站在路上，不知道要往那裏去，而許多房子都空了起來。龐大的流浪者的隊伍到處躑躅着。許多人都因飢餓死去。』

警察追着神經失常的男人，他把女人從橋欄上推下去。孩子們因為沒有鞋子不能上學。工廠關着門，礦裏注滿了水，船泊在碼頭旁邊。在這樣三年中，生產低落了一倍，有一半的勞動者失去了工作。觀察者驚奇地認為我們是瘋了。」

當然，吉士以資產階級的辯護者的身份不會知道要消滅危機必須驅逐資本主義。但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數百萬樸實的人民，却都深深地懂得這一點。

與資本主義不同，在我們國內沒有也不可能產生過剩的危機。在我們國內，生產有着無限制的販賣市場，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却因廣大勞動羣衆購買力的缺乏而縮小了。

×

×

×

×

在我們國內的住宅和公共建築的大規模的擴充，對於提高蘇聯人民的物質享受，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公共建築的投資是十九億盧布，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是六十四億盧布。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年間我們的政府在住宅建築上的支出超過了十七億盧布。在我們國內建立了新的城市馬尼托戈爾斯克、斯大林斯克、康索摩里斯克（在阿慕爾）、依嘉爾斯克、斯大林諾高爾斯克、基洛夫斯克、畢列士尼基等等。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八—一九四〇年所建築的居住地基，超過了八千萬平方公尺。在全部舊的大城市中的居住面積，由蘇維埃政權時代所建築的，超過了一般的居住面積一半以上。例如，在高爾基，至一九三

七年一月一日，新的住宅地基增加五五·二%，在斯大林格勒——六九·六%，在車里亞賓斯克——七九·二%。

公共事業及建設，在我們國內正以高速度進行着。

在蘇維埃政權期間，城市和工人區都有了電燈。在一九三八年底，蘇聯有自來水的城市共有三八七座，但在革命前這樣的城市一共祇有二一五座。在革命前的俄羅斯，一共祇有三座有下水道設備的城市，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已經有一〇一座。戰前有三四個有電車的城市，而在一九三八年中，已經有七四座這樣的城市。在許多工業中心都有了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的設備，這在帝俄時代是大家都不會想到的。

蘇維埃政權在住宅建築的範圍內的更偉大的勝利，是城市中的貧民窟的肅清。大家都知道，在帝俄時代，與在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繁華的城市中心與工人區之間，是有着極深的界限的。

在聯共（布）第十七次大會上，斯大林同志說道：

『我們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已經完全改觀。資產階級國家的大城市的不可避免的特徵——貧民窟，即城市郊區的工人居住區，是些黝暗的、灰色的、大部份是地窟的半傾圮的房屋，那裏經常遮庇着在泥濘裏打滾而詛咒着命運的窮人。蘇聯的革命把我們的那些貧民窟都

肅清了。它們都變成了建築優良和光線充足的工人區，在許多情形中，工人區看起來比我們的城市中心更好。』當然，僅這幾個五年計劃，是不能完全保證滿足蘇維埃人民在富足的生活中的需要的，尤其是這些消費正迅速地增加起來。但是，蘇維埃政權在和平建設年間的成功，的確已把俄國的住宅建築的過去的歷史遠遠地拋在後面了。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寵兒——蘇維埃保健制度，在根本上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保健制度完全不同的。

資本主義制度，因其本身性質的關係，完全漠視了勞動羣衆的健康利益。在資本家看來，工人僅是一種剝削的對象而已。當工人因為衰老或疾病而不能為資本家增加收入的時侯，他就被無情地解雇了。在資產階級國家，醫藥援助的代價是很昂貴的，這好像是一種定律，對於廣大的人民，這是難以指望的。資本主義國家支出很少的數目用於保障居民健康上面。美國衛生署長巴倫，在載在美國醫學協會雜誌上的他自己的論文裏說：

『在今日（一九四六年）國內的情形是這樣：有四十個區完全沒有醫院，有八十一個區沒有開業的醫生……』

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蘇維埃的保健，是基於免費與普及，以及政府對於醫院、療養

院、休養所的經常關切的基礎上的。

在我們國內，診療所的數量一年年在增加。一九一三年在俄國一共有十七萬六千只病牀，而在一九四〇年，它的數量增加至八十三萬一千只。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一共有二萬三千五百個平民的醫生和軍醫，在蘇聯祖國保衛戰前夕，在工作的醫生將近十五萬人。在聯邦共和國中，醫務人員的數量是以極高的速度增加了。例如，在吉爾吉斯，一九一三年一共祇有十五個醫生，而在一九四一年，是五二六人；在塔齊克共和國內，醫生的數量自十三人增加到五九二人。

在蘇聯，組織有家庭的免費治療制度，這種制度是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能知道的。根據政府預算所組織的醫院、藥房、衛生站，都是爲了應付一切蘇聯工業的需要。在蘇維埃鄉村中的醫院的數量，與革命前是無可比擬的。革命前鄉村居民的醫藥協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蘇聯在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期間，在村落中建立了廣泛的診療網。

十月革命以前，國內的醫藥上的設施，數量極少。例如在現在的卡薩克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領土內，一共有一千八百只病牀。疾病在民主共和國內猖獗地蔓延着，居民的死亡達到了頂點，有許多民族滅亡了。蘇維埃政權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在國內設立了很多醫院、流動診療所、藥房。例如，就在這卡薩克地方，病牀的數量，在衛國戰爭開始時，就已增加

到二萬只。

診療網和休憩所的迅速發展，對於蘇維埃人民健康的改善是有重大意義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末了，蘇聯祇有職工聯盟才擁有九十四個診療所。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勞動組織的診療所的數量已增加到二百三十個。而在衛國戰爭開始時，蘇聯的全部診療所已增加到一千七百五十個。休憩所的數量在一九三七年已增加達六百二十一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還祇有三百另五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有八百萬人在職工聯盟的療養院中獲得休養。此外還得加上屬於各部會、工廠、機關的診療所和休憩所休養的數十萬勞動者。

蘇維埃人民的休養的機構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驚人勝利。這一機構引起了一般民主運動人士的讚揚。例如著名的英國法律家、國會議員潑利特，他說：

『獲得休息假的優待，而在素溪、雅爾達、礦泉場和風景優美，建築良好的地方休養着的數萬工人的幸福的生活，在大不列顛，我們可能用什麼來相比呢？一千六百萬不列顛工人中，倒有一千四百萬工人不能獲得休息假的優待……』

蘇維埃保健制度所表現的保障母親與孩子的工作是值得驕傲的。

看護孩童的組織數量，在我們國內一年年地增加起來。在一九四〇年，蘇聯共有八十五萬九千個托兒所，將近有二百萬個孩子留在集體農場的季節托兒所裏。在一九四〇年，蘇維

埃聯邦有數千個婦女和兒童的醫藥問詢所，有許多母親和孩子的接待室。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認為兒童健康保障的工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爲了保持勞動羣衆的健康，爲了要撫育更多的蘇維埃英雄，我們希望保健工作能更迅速地飛躍前進。』

——V·M·莫洛托夫說道。

×

×

×

×

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期間，在我們國內興起了現代的文化革命。蘇維埃政權實施了以蘇聯各民族語言爲基礎的普遍的、義務的、初級教育。中學和大學的數量可驚地增加了。工人和農民中有數百萬人藉蘇維埃政權獲得大學與中學的教育。各種學校對於工人們在生產上的技術的培養和提高，有了極大的進步。

『這一個巨大的文化工作的結果，從與我們人民密切連結着的工人階級、農民、蘇維埃職員的行列中，產生並形成了許多新的蘇維埃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沒有經過剝削的苦難，但憎恨剝削者，並準備爲蘇聯人民的信仰與真理而服務。』（斯大林）

我們的國家以特別迅速的速度肅清了居民中的文盲。在一九二六年，蘇聯人民中就已有一半數受過教育，而在一九三四年，讀書的人的百分率已增加到九〇%。在衛國戰爭的前夕，人民的知識水準愈益提高，在青年中，文盲已完全絕跡。

在蘇聯無限制地提高了國民教育的物質基礎。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國內曾建築了六萬座新的學校。在這一時期，國民教育的支出超過了一千億盧布。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蘇維埃聯邦的中學生數量比革命以前增加了十八倍。在每一個居民中，中小學生所佔的人數，蘇維埃聯邦遠駕乎歐洲一切國家之上。蘇聯在一九三九年中，每一千個人中有一八二·三個學生，而在英國——一二〇·一人，在法國——一三五·六人，在德國——一二八·三人，在意大利——一二〇·一人。衛國戰爭前夕，在蘇聯中小學校服務的教師有一百二十萬人，但在革命以前一共祇有二十三萬人。

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在我們國內也同樣以極快的速度發展高等教育。在一九一四年俄國共有九十一個大學，而在一九四〇年——八百個。在一九四〇年有五十四萬一千個大學生在大學裏讀書，要比在革命前的俄羅斯增加五倍。一九四〇年在我們大學裏讀書的大學生的人數，比在歐洲二十三個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大學生人數更多。

高等教育在各民族共和國中更急劇地展開；例如，一九一五年在現在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和烏克蘭區域以外，一共祇有一個設在特皮利斯的大學。在一九四一年，這個區域內有了一四六個大學，在這個數目中，外高加索——四五個，中亞細亞與卡薩克斯坦——六七個；在白俄羅斯、阿塞爾拜疆、塔特齊基斯坦、基爾吉斯，革命前從未有過一個

大學，而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它們已經成立了十個大學。

在蘇維埃聯邦中，建立了各種民衆圖書館的巨網。在帝俄時代，每一萬個居民還分配不到一個圖書館。在一九三九年，蘇聯每一萬居民可以分配到五個圖書館。在這個時期，我們全國共有二十四萬多個圖書館，書籍的準備約爲三萬萬冊。

在蘇維埃政權期間，我們國內的戲院和電影院大量地增加了。一九三七年底，在蘇聯共有七〇五個戲院，而在革命以前的俄羅斯，一共祇有一五三個。在一九三九年，我們國內共有二六五個農場工作人員的戲院，二萬八千六百個電影院和八十八個馬戲場。

報紙和書籍與蘇維埃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蘇聯的印刷品的數量和冊數把革命前可能存在的一切印刷品遠遠地棄在後面了。在一九一三年，俄羅斯發行的報紙一共有八五九種，其中大部份集中於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若干縣城所在地。革命前在莫斯科發行的那些報紙和雜誌，例如：『手相術與催眠術的問題』、『扶乩雜誌』、『男性雜誌』、『結婚新聞』等等，在現在看來，好像是不可思議的。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期，蘇聯報紙的數量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十倍，刊物增加了十四倍。在蘇聯的一切區域、城市和地方中心都有它們自己的報紙。在許多工業、鐵路、學校團體內，在一切戰區和在一切軍隊內，都發行自己印刷的刊物。

民族共和國內的報紙和書籍的發行，在我們國內大量增加。在一九一三年，塔特齊斯基和基爾吉斯一張報紙都沒有，而在一九三九年，那裏已經有了一五六種報紙，在白羅斯報紙的數量增加了十二倍，在卡薩斯坦和吐克敏斯坦增加了三十倍。偉大的衛國戰爭前夕，發行了七十種民族語言的報紙，和一百十一種語言的書籍。一般的刊物自一九一三年的八千六百七十萬冊增加至一九三七年的六億七千四百萬冊，約增加了八倍。

社會主義的文化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的急劇提高，博得了國外一切進步人士的讚揚。著名的英國作家約翰·潑萊斯德在一九三九年曾說過：

『我以為發生在蘇聯的一切，是值得驚嘆和讚美的。我對於蘇維埃各共和國人民中間的普及教育的速度，大為神往。這一個時期，將被評價為人類歷史的最偉大時期之一，也是促進文化的敘事詩……』

偉大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是屬於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的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國家達到了在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經濟進步的速度，建立了強大的世界工業強國，文化最進步的國家。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以及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其結果迅速增加了勞動羣衆的享受。在

一九三五年，全世界都轟動着斯大林的言語：

『生活變得更美好，同志們：生活變得更光明。』

在這些言語中，斯大林同志爲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的提高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水準的重大任務作了一個總結。

斯大林同志在黨的第十七次大會上，在自己的報告中指出，蘇聯勞動羣衆對於剝削者的歷史性的勝利，使一切勞動羣衆的生活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善。

『寄生階級的清除，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從剝削中被解放了出來，剝削者自人民的勞作中榨取的收入，現在落入勞動羣衆的手裏，一部份用於增加生產及新的勞動羣衆隊伍的生產中的誘力，一部份——直接用於提高工人與農民的收入……』

消滅剝削者，消滅城市中的失業，消滅鄉村中的貧窮——這是勞動羣衆物質情形中的歷史性的成功，這些是在所謂「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工人與農民所夢想不到的。』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國內的死亡率急劇降低，人口出生率增加，這一事實，是蘇維埃人民物質享受提高的確實證明之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的進步的工人聯合協會上，斯大林同志指出，由於勞動羣衆的物質情況的改善，我們國內的人口，比過去更快速地增加起來。

『死亡率愈少，則出生率更無可比擬地增加。這當然是極好的現象，也是我們最歡迎的。』

我們的國家，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人口的迅速增加，超過了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較之帝俄時代，更無可比擬。在戰前蘇聯人口的死亡，比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要減少百分之四十。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人口的增加正急劇地低落。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每一千個居民的自然的增加率爲：

國別	一九〇八—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四年
美國	一〇・〇	七・八	五・七
英國	一〇・九	五・〇	三・三
德國	一三・〇	七・〇	三・五
法國	一・二	一・七	一・〇
意大利	一二・〇	一〇・四	一〇・一

這些枯燥的數字，是反抗資本主義的控訴書。

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和農民的命運，是貧窮、飢餓和夭亡。

在蘇維埃人民爲完成斯大林五年計劃這一偉大任務之英勇鬥爭中，在我們國內擴大了數百萬羣衆對於勞動的新的社會主義的關係，把它作爲崇高與光榮的事業，羣衆的社會主義的競爭及其最高形式，就是斯達哈諾夫運動。斯達哈諾夫運動以其高漲之勞動生產力展開，——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這是唯一的道路，惟有在這條道路上，才有可能達到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及消除勞心與勞力間的對立所必需的勞動生產力的最高表現。

新人類的產生，人們在心理上的根本轉變，蘇維埃農民成爲社會主義祖國的熱烈的愛國者的思想的提高，是蘇維埃制度的重大勝利。

『你們在那裏可以找到像我們這樣的人民和國家呢？你們在那裏可以找到如表現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的我們蘇維埃人民，以及他們每天在轉向經濟與文化的和平發展與復興中所表現的那樣品質崇高的人民呢？我們人民每天都在進步。我們的今天不是昨天，而明天也就不在今天，我們已不是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國人，我們的俄羅斯已不再存在，我們的品質也不再是那樣了。我們以最偉大的改革的速率，轉變並提高了我們的地位，這地位在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面貌。』（A·日丹諾夫）這無限地提高了蘇維埃人民超乎資產階級世界的人民之上的地位。

『……從資本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新的蘇維埃公民，——斯大林同志指出——具有比肩

上壓着資本主義奴隸的重負的外國的高等侍從更高出一等……』

新的蘇維埃人民——是保證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大規模綱領的圓滿成功以及在偉大的祖國之戰期間戰勝德國法西斯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的力量。

戰後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法西斯德國在我們領土上的背信的進攻，破壞了蘇維埃人民的和平工作，並造成了蘇維埃聯邦國民經濟的巨大的損失。我們的祖國遭遇到嚴重的考驗。但是蘇維埃聯邦不但遏阻了敵人的狡猾而危險的攻勢的進展，並且把它完全清除出去。

在列寧——斯大林的黨的領導之下，憑藉自己祖國的強大的工業威力和武裝力量，蘇維埃人民保持了社會主義的祖國的光榮、自由與獨立，粉碎了德國法西斯與日本帝國主義。

這是我們蘇維埃的社會與國家的制度與我們蘇維埃的軍事力量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這是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構成國家攻勢防禦的強大物質基礎的共產黨的最偉大的勝利。戰爭的結果無限地提高了蘇維埃聯邦在國際間的威望。一切前進的與進步的人類都期望我們的國家成爲和平的堡壘，以及爲人民的自由，爲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武裝陣營中的一個強大的力量。

沒有一次戰爭會給我們祖國帶來這樣嚴重的創傷，在過去幾次戰爭中沒有一次會造成我們國家這樣重大的損失，沒有一個國家在戰爭中曾遭受過像蘇維埃聯邦這樣的破壞。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也沒有一個國家能經得起這樣的考驗。

希特勒瘋狂地破壞蘇維埃人民多年工作所造成的財富，企圖給蘇維埃聯邦帶來致命的打擊，想消滅蘇維埃人民或使他們淪為奴隸。但是敵人的估計錯誤了。共產黨喚起並團結了我們人民，不但打垮了希特勒的德國，並且從戰爭中走了出來時依然是強大而有力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卓越，以及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所構成的強大的經濟基礎，使蘇維埃人民得以在極短時期內，清理了戰爭的後果並大大地超過了戰前的國民經濟進步的水準。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命令中，指出了戰後的基本工作：

『我們應該，——斯大林同志宣稱，——在最短期間養好敵人在我們國土上所帶來的創傷，恢復戰前國民經濟水準，並於最近期內再予以提高此一水準，提高人民物質享受，並進一步鞏固蘇維埃國家的軍事經濟力量。』

甚至在戰爭極嚴重的時期，共產黨以及蘇維埃政府對於人民的需要的不斷的注意，也並沒有中止過。蘇維埃的工業，保證了政府對於廣大勞動羣衆的麵包以及其他食物的供應，工業品也是如此。在整個戰爭的持續中，主要食物的價格，仍保持着戰前的標準，而同時在一

切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商品價格，却一再提高起來。

戰時預算輝煌地反映出了黨與蘇維埃政府關於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的不斷的關切。到戰爭的末期——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在社會主義文化政策這一方面的預算支出大大地增加了。在一九四四年中，政府預算的支出總額較一九四三年增加了一九%。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文化需要的支出提高了三六%，其中教育方面的支出增加了六〇%。蘇維埃政府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制度，保證了不斷供給紅軍與人民的糧食，以及工業所需的農業原料，就這樣把戰爭所引起的特殊的困難解決了。

在衛國戰爭期間，蘇維埃人民表現了一種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堅定、剛毅、英勇的典型。戰時的考驗，不但沒有沮喪蘇維埃人民的意志，反而鍛鍊了它，更大大地教訓了蘇維埃人民與困難進行鬥爭，並戰勝了它們。我們的人民，向全世界說明，祇有屬於共產黨的蘇維埃國家，才能不被征服，才能處理站在它的歷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

偉大的蘇維埃人民，經驗了大量的生活教育。戰爭更大大地提高了蘇維埃人民的組織性。我們的人民更密切地團結在共產黨與自己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的周圍。

蘇維埃的人民創造者，帶着對列寧——斯大林的偉大事業的最後勝利的不可動搖的信心，以巨大的熱誠開始了和平的工作，這工作的目的在求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完成，以及進

而由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

x

x

x

x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國家的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蘇聯國民經濟復興與發展的五年計劃的方案。

在五年計劃方案的任務與數字中，反映了斯大林對人民幸福與以一切方法提高它的物質享受與文化水準的關懷。

勞動羣衆的物質狀況的燦爛與重大的表現，是我們國民收入的水準與分配。這種分配在我們的沒有資本家、地主、富農以及其他剝削者的國家裏面，是完完全全歸於勞動羣衆的。

在新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中，人民的收入比一九四〇年提高了三八%，而在一九五〇年要達到一千七百七十億盧布（以一九二六—二七年物價計算）。僅僅國民收入的增加數目，與一九四〇年相較，就有四百八十七億盧布，而在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人民一切的收入祇有二百十億盧布（以同等價值計算），其大部份——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是歸之於剝削階級。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國民收入的分配，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的分配，在基本方式上是各不相同的。斯大林同志指出：『對於國民收入按階級分配這一問題，從工人與農民的

物質與文化情形的觀點看來是基本的問題。』

在蘇聯的國民經濟中，『國民收入的分配，並不是以富有的剝削階級及其許多寄生的僕役的利益爲出發點，而是以工人與農民的物質情形的有系統的提高以及在城市與鄉村中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的利益爲出發點。』（斯大林）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加，它的意義並不是勞動羣衆的消費的適當提高，因爲人民收入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爲剝削階級所專有。剝削者以人民收入的大部份，用於自己的需要，極奢侈的享受，許多僕役的維持，以及爲他們工作的寄生者的消費。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家的財富的累積造成了工人階級的貧乏。以美國爲例，在這一國家，獨佔的利潤在戰爭期間，較戰前增加了好幾倍，這些利潤在戰後仍在繼續增加。在同一時期，工人的工資自戰事開始後便減少了，並且還繼續低落下去。在美國最富有的人們中的最小的一部份，獨佔了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強，而佔人口四分之三的勞動羣衆祇得到不足全部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

提高人民消費水準的決定因素，取決於糧食與工業品的生產量的提高。戰後五年計劃規定：工業與農業中的消費品的最高生產量，在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要得到足夠的主要消費品。

這一個任務的達成，必須保證與人民的糧食及與輕重工業的原料有關的農業的急劇發展。

在五年計劃方案與一九四七年二月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歷史性的決議中，制定了戰後農業進步的道路。在這些決議中，指出了在新的五年計劃中的農業的主要任務。集體農場的農民們，農業機械分配所與國營農場的工作人員、農業技術人員與一切勞動者，在五年計劃的過程中，應該提高農業使其達成獲得足夠的人民的糧食與輕工業的原料，並存貯必要的國家的糧食與原料的準備。在五年計劃結束時，農業的生產應大大地超過戰前的水準。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大會的決議與一九四七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發佈的關於在農村經濟生產中達到最高表現的蘇聯農業勞動者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及勳章獎狀的命令，動員了數百萬集體農場農民、農業機械分配所與國營農場的工人，以及農業技術人員，從事於迅速克服戰後困難的鬥爭，從事於提高我們國內農業生產與超過戰前農業水準的鬥爭。為促進農業復興與保證其迅速發展，我們蘇維埃的工業對集體農場、農業機械分配所，以及國營農場，給予一切最高的援助。在新的五年計劃中，以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大會的決議中，規定了城市應該給予鄉村以援助的具體形式與規模。

工業方面首先應該斷然增加拖拉機與農業機械的生產，以補充曳引工具與機械的不足，

並以這些方法來保證我們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的生產。向農業中去的機器的洪流，一年年地在大量增加。在鄉村中，隨機器輸入了大量的燃料、肥料與建築材料。蘇維埃城市給予鄉村以這樣多的生產工具，這在我們鄉村簡直是想不到的。只消指出：自一九四六至一九五〇這五年中，在農村經濟中將有三十二萬五千輛拖拉機，具有一千零八萬匹馬力，這一點也就够了。這較之農業在戰前十年中所獲得的更多。

在農業中的機械廠的增加，它的能力資源的發展，電化的普遍，對於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的大量礦物質肥料的供應，在正確的循環播種的土地上的牧草播種的發展，以及集體農場與農業機械分配所的組織與經濟的鞏固——這一切是大量提高收穫，增加農業產物的刈穫與商品準備的總量的必要條件。

穀子的總產量在一九五〇年要增加到一億二千七百萬噸，而在一九四〇年的最高產量是一億一千九百萬噸。小麥的產量要提高到不但可以充分保證人民的需要，並且還要有大量的貯藏。穀子產量的增加同時也是提高畜產的主要條件之一。用於紡織、衣服、食品以及許多其他物品的農業加工品的產量，在我們國內亦將大量增加。棉花的生產在一九五〇年要達到三千一百萬森特勒，較諸戰前一九四〇年要超過四百萬森特勒。每一百萬森特勒棉花可以製成二億七千萬公尺棉布和七十萬普特的棉花籽油。因此，國內棉花的收穫，如按上述數字計

算，將可較戰前多得十萬萬公尺以上的布匹與三百萬普特以上的棉花籽油。

五年計劃規定於迅速恢復播種面積與大量提高甜薯的收穫。一九五〇年甜薯的收穫可製成三百萬噸砂糖，較諸戰前我們國內的砂糖產量增加將及三倍。

馬鈴薯的產量亦應大量超過戰前一九四〇年的水準。各種蔬菜、菸草、大麻、水果、特種蜜柑，以及其他農產品的生產亦應同樣大量地超過戰前的水準。

恢復畜產在新的五年計劃中佔着很大的地位，它因戰爭與敵人在我們的領土上的部份佔領的結果，曾受到特別嚴重的損失。殺子產量的提高，以至牧草播種的發展，飼料播種的增加，草原與牧場的改善，將鞏固牲畜飼料的基礎，並迅速增加家畜的數量。牲畜製品將以較農業製品更迅速的速度提高，包括在一般農村經濟生產中的牲畜製品，由於牲畜數量的迅速增加而增加了。乳牛的數量增加了三〇%，而每一只乳牛的擠乳量增加了六七%。由此可知蘇聯在一九五〇年將可獲得較一九四五年多二·二倍的牛乳。

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從事於農業及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的復興與再度提高的結果，農產品與工業品的生產在新的五年計劃中，每年都有較大的發展。它們的生產平均每年增加一七%，則五年間將增加二·二倍。茲列舉在一九五〇年——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若干主要消費品的生產標準如下：

食品工業的生產品

項目 一九五〇年(千噸)

與一九三七年之百分比(一九三七等於一〇〇)

肉類 一,三〇〇 一六〇

魚類 二,二〇〇 一三七

動物油 二七五 一四九

植物油 八八〇 一七八

糖 二,四〇〇 一一二(註一)

酒精 一,〇〇八(百萬立公升) 一三二

肥皂 八七〇 一七六

輕工業及紡織生產品

棉布 四七,八六二(百萬公尺) 一三九

絲綢 一六八·四〇(百萬公尺)(註二) 一五六

皮鞋 二四〇 (百萬雙) 一三一

橡膠靴 八八·六 (百萬雙) 三八〇

襪子 六三〇 (百萬雙)(註二) 一五七

(註一) 以一九四〇年為標準

(註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蘇聯部長會議決議所追加的任務

在戰後五年計劃中，不但要超過戰前的農產品與工業品的生產標準，並將堅決地改善商品的種類與品質。一切品質較高的棉、絲、毛、麻的織物及新式的皮鞋，品質較高的襪子等的產量亦須大量增加。

我們的食品工業不但應該完全恢復，其品質與種類方面亦應較戰前更爲提高。

食品工業將較戰前更擴大其較高品質的品類——罐頭食物、糖果、腸製品、杏仁油等等。

魚肉製品、罐裝及冷藏的水果、漿果與蔬菜、菓汁、維他命等的生產亦將大規模發展。

五年計劃更注意於人民的日用必需品與文化需要的供應。它們的生產量應較戰前一九四〇年增加若干倍。

僅僅發展普遍的消費品是不够的。

斯大林同志說過：『要發展國內的經濟生活，要促使工業與農業更進一步增加其生產品，則必需更具備另一個條件，即在城市與鄉村中，在國內各州與各區中，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的商業的發展。商品市場、商店、販賣所必須佈滿全國。必需藉這些市場、商店、販賣所的洪流，才能不斷地將商品自產地運往消費地區。國家的商業機構、股份公司、地方工業、集體農場以及各個農民必需共同致力於這一個任務。』

這我們也叫做蘇維埃的商業，這是沒有資本家的商業，沒有投機者的商業。』這些意見，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四年所發表的，在新的五年計劃中，更有其超特的意義。

在最近期內，培植蘇維埃商業的發展代替了配給制度。商業發展的基礎與配給制的取消，表示集中於政府手中，以及轉向於國營及合辦的商業的商品來源的大量增加。

在新的五年計劃中，商品市場的增加，是與消費品及農業產物的生產量的提高，以及人民購買力的增加互相配合的。而購買力的增加，則適當地配合着工人與勞動者的工作報酬以及集體農場與各個農民的現金收入。

在一九五〇年，國營的與合辦的商業的商品銷售範圍，其價值較一九四〇年要增加二八%。在這一年中，售給人民的糧食較一九四〇年超過二三%，肉類超過三四%，魚類製品超過七五%，動物脂肪超過五三%，植物油超過九六%，砂糖及糖果超過三四%。

工業品的市場在一九五〇年較戰前的標準增加三六%。在一九五〇年所售與居民的棉織品，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一七%，毛織品增加三三%，絲織品增加三七%，皮鞋增加一六·五%，膠鞋增加二九%，肥皂增加二三%。爲了增加商品運轉的資源，五年計劃把作爲國營企業的價值在數百億盧布以上的各種普遍消費品的大規模工業商品與多數地方工業以及營業性

質的公司的企業的商品，慎密地分別劃入商品運轉範圍之內。爲了促進地方工業與營業性質的公司生產量的增加，決定將一切地方工業與營業性質的公司，凡是生產普遍消費品的，一律放在地方機關管理之下。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政府對於營業性的公司企業的普遍的消費商品產量的增加，以及在集體農場履行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之後，在農場中的範圍極廣的農村經濟產品的購買機構，曾採取了重要的決定。消費合作社與殘廢者的合作社在集體農場履行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之後，應該進行收買在鄉村中的剩餘的農村經濟產物。合作社應該用一切方法發展在城市與工人村落中的麥子、穀物、肉類、魚類、脂肪、蛋類、牛乳、馬鈴薯、蔬菜，以及其他農產品的交易。

五年計劃準備繼續減低經過國營的與合作社的商業網所售與人民的一切商品的價格，隨之應該同樣減低集體農場的市場上的商品價格。這表示城市與鄉村的勞動者的物質享受，不但因工人與職員在金錢與實物方面的工作酬報的增加，並且也因一切商品的價格的不斷減低而增加了起來。

×

×

×

×

在國民經濟中服務的工人與職員的數量的增加，是勞動階級享受提高的重要表現。在戰

爭期間，工人與職員的人數曾一再減少，但是祇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它就達到了戰前的標準。工人與職員的數量，隨着他們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不斷增加，直接影響到勞動階級的享受方面。假使在工人或職員的家庭中，不祇是一個人在工作，而是二個或三個，那末，家庭的收入與他的享受顯然可以急劇地提高起來。

新的五年計劃，預備增加在國民經濟中的工人與職員的人數達三千三百五十萬人，或者比一九四五年增加六百二十萬人。但是要緊的不僅需要增加在工業、運輸以及其他部門的工人與職員的人數，並且還需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五年計劃急速地促進技術上的進步，要求實行按照計劃規定的巨大的工作——技術工人幹部的預備教育。在國民經濟這方面，技術工人能力的預備教育，是國家勞動準備的根本來源。

在五年計劃期間，工廠工場的訓練班，職工與鐵路的學校，將大量增加達六五〇〇所。它們要供給四百五十萬個新的技術工人，或是在國民經濟中對於技術幹部的補充需要的總數的三分之二。

在戰後五年計劃中，將循着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準的道路，大步前進。

蘇聯工人階級的成分，在戰後五年計劃中，所有一切技術上的與高級技術方面的工人，技工與工程師顯著地增加了起來。在五年計劃期間將有七百七十萬人受到工業上的特種專門

技術訓練。對於提高每一個勞動者的素質，對於迅速提高一切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使達到工人的專門技術的水準，蘇維埃制度開啓了無限的前程。

英國機械製造業職工同盟的代表，在關於蘇聯之行的報告中，強調「蘇維埃政府一開始就用種種方法獎勵並組成培養與教育每一個農民的一切必要條件」。直接生產的工人的再教育的各種訓練所，對於提高工人技術，具有極大的意義。在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間，將有一千三百九十萬人通過各企業中直接組織的各種訓練所與學校，而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在一九四六年，就已經有三百四十萬工人提高了自己的技術。

在一切國民經濟中的工作技術配備的發展，勞動階級工作技能的提高與生產組織的改善——這一切說明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戰前的勞動生產力標準相比較，在五年計劃中，工業方面將提高三六%，建築方面將提高四〇%，農村經濟方面的進展更大。在我們的工業、運輸、建築各部門中，在集體農場中的勞動生產力愈高，則工人與職員的工作報酬愈大，農民的勞作收入也愈多。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進步最重要的煤礦、冶金與石油工業的工人，五年計劃規定給予較高的平均的工作報酬。

戰後五年計劃在集體農場中，更普遍實行了對於超過農業產物的收穫量，增加牲畜數量及提高其產品計劃的額外勞動報酬。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有數千個蘇聯的集體農場，超過

了計劃所規定的農業產物的收穫量，並根據在超過了自己任務的突擊工作班間的勞動工作日，適當地將農業產物的超出的數量分配給他們。有數百萬集體農場的農民，在平均的支給標準以上的額外報酬中，獲得了大量的麥子、馬鈴薯、蔬菜、乾草，以及其他農村經濟的產物。

隨着勞動者的現金收入的增加，同時向蘇維埃商業的發展與減低普遍的消費品的價格，將大大地提高人民的收入與購買力的水準。

改善居住的情況，對於提高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具有重大的意義。

德國法西斯強盜給我們國內的城市與村鎮的住宅與公共建築物帶來了巨大的破壞。敵人焚燒並毀壞了六百萬幢以上的房屋，將近二千五百萬人失去了居住的處所。戰後五年計劃首先規定復興在曾被佔領的地區內的城市、工人區域與村鎮中的已被毀壞的居住基礎，重建自來水、排水設備、城市的交通、電氣設備、浴室與洗濯所，並且因而建立了正常的勞動階級的居住條件。

要改善工人與職員的居住條件，地方政府應該在五年計劃的過程中，從事於一室或二室的住宅建築。這些住宅將長期地賃與工人、技術人員與職員居住。

除七千二百四十萬平方公尺的，在城市與工人區域的，由政府所經營的住宅建築之外，人民自費以及由政府貸款復興並建築的居住面積將達一千二百萬平方公尺。在村鎮中將復興並建築三百四十萬幢房屋，其中在遭到破壞的地區佔二百二十四萬幢。這些房屋由集體農場或農民私人營建。城市與鄉村的自費房屋建築者，尤其是蘇維埃的退伍軍人，政府將給予最大的幫助。

數百萬幢新的住宅的復興與建築以及大規模的修繕與現存的居住基礎的運用，應保證改善城市、工人區域以及村鎮中的居住情況。

五年計劃預定進一步提高城市與工人區域的人民的公共設備的標準。

在新的五年計劃中，恢復了關於重建莫斯科的整個計劃，在我們的首都，將建設三百萬平方公尺新的居住面積。

在五年計劃的過程中，首先將設立列寧格勒的地下道路，大量擴展新的有軌電車的線路，增加電車、有軌電車、公共汽車、出租汽車的車庫。對於改善道路、照明的建設工作，以及整頓我們的城市與工人區域的處置，規模更大。

保健、蘇聯人民的休息權利的保證、老人、病者與喪失工作能力者的物質保障等問題，

在戰後五年計劃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準備大大地改善一切醫藥設備，擴充並增加療養院、溫泉治療場、休憩所的數量。至一九五〇年病牀的數量將增加至一百萬只，在一九四〇年還祇有七十一萬只。

蘇維埃政府特別注意母親與孩子們。永久的托兒所在一九四〇年祇有八十五萬九千所，至一九五〇年將增加達一百二十五萬一千所。婦女與孩子的醫藥訊問所、兒童病院、奶粉供應所的數量亦將大量增加。在五年計劃結束時，懷孕的婦女、產婦、孩子極多的與祇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將獲得一百三十二萬萬盧布的救濟金。這一項救濟金，在一九四五年祇有二十五萬萬盧布。

關於兒童健康保障的特別關心，我們的國家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大不相同，所以若干外國的前進人士，談到這一點，都衷心表示贊美。在不久以前曾訪問過蘇聯的美國醫師楊格，就曾說過：『對於健康的或是患病的孩子們的關心，給予我極深刻的印象。蘇聯是世界上唯一關心孩子們的國家。』

蘇維埃政府每年支出於勞動階級的文化生活設備的費用是極龐大的。有數千萬個孩子、青年與成人靠政府的負擔而受到教育。政府保證給予我們國家的人民以免費的醫藥補助與治療。衛國戰爭的軍人、軍屬，有許多孩子與祇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得到年俸與政府的救濟

金，有數十萬個民衆的啓蒙機構是由政府的費用維持的。政府以至於勞動組織在療養院、休息所、溫泉治療場方面，在工人與職員的社會保險方面，支出極大的費用。在戰後五年計劃中，政府在勞動階級的文化生活設備方面的支出，較戰前要增加兩倍。

五年計劃在實行對於七歲以上的一切兒童的完全義務性質的初等教育的時候，同時也顧到中等教育的重大發展。在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中學生的數量要超過戰前三三%，而在鄉村中要較戰前超過八〇%。

在衛國戰爭期間所興起的青年工人與農民的學校，其意義是很重大的。這些學校保障了在衛國戰爭的情況中與在蘇維埃領土被佔領的地方不能在學校內獲得正常教育的這一部份青年的教育。青年工人與農民的學校使他們不必脫離生產而能獲得中等的教育，並允許他們可以繼續求學。在一九五〇年中，這些學校的學生人數將達一百八十萬人，較一九四五年要增加二·五倍。

五年計劃準備大量發展學校的建設。七五%以上的學校建設的投資，將用於曾被佔據的地方的學校的復興與新的建設。蘇聯在這五年中將擴充並恢復一萬三千個學校，這些學校可以容納三百七十萬個學生。

一切兒童的教育與設施的進一步的改善，亦極重視。在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幼稚園的

兒童人數將達二百二十六萬，較一九四〇年增加兩倍。祇有在我們國內，由於政府對於青年教育的重視，才可能完成在國民教育領域中的這一個巨大的任務。

五年計劃同樣注意到蘇聯的高等教育的發展。在蘇維埃的大學裏畢業的專門人才的數量每年都有增加。在戰前他們的人數就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人，帝俄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專門人才一共祇有十萬人。在我們國內大學裏的學生人數占世界第一。五年計劃準備今後高等教育的更迅速的發展。根據戰後的五年計劃，在大學裏將接受九十六萬二千個新生，並培植六十萬零二千個青年的專門人才。這樣，在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在我們國內將有二百五十萬以上的人受到高等教育。蘇維埃的大學，在量與質方面，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所望塵莫及的。

自中學時代就開始的專門人才的預備教育，在我們國內有長足的進步。工程學校與其他中等專門學校的學生人數在一九五〇年將達一百二十八萬人，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五六%。根據五年計劃，工程學校將造就一百三十二萬六千個專門人才。

有最重要的意義的，是在戰後期間促進蘇維埃科學的進步。斯大林同志制定了不但要追及，並且要在最短期內超過蘇聯境外的科學成就的任務。蘇維埃科學的進步，是今後技術進步的實現的必要條件。在現代技術生產中的成就愈快，在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的物質生產的

增加愈迅速，則可以更快地完成蘇聯的基本經濟工作——在與人民有關的工業生產的範圍內，追及並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在我們國內，電影技術的進步，範圍極廣。電影——在藝術中是最重要與最大衆化的。共產黨極重視蘇維埃電影的思想藝術水準的發展與提高，並增加城市與村鎮中的電影設備。在一九四〇年，蘇聯共有二萬八千具電影設備，至一九五〇年，該項設備的數量將增加達四萬六千七百具。城市中的電影網較戰前擴充了三三%，在村鎮中增加的數量，將爲戰前標準的二倍。在各民族共和國中的電影設備將更大量增加。

由於蘇維埃制度生活基礎——共產黨政策的指導，我們的藝術不斷地臻於完善之境。共產黨堅決反對想把與我們的文化敵對的政治無關性、無思想性、對腐化的資產階級文化卑躬屈節等搬到蘇聯文學與藝術裏來的企圖。全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雜誌『星』與『列寧格勒』及電影『偉大的生活』的決議，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問題提到了巨大原則的高度，指示了進一步發展蘇維埃文化與藝術的道路。它們在蘇聯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工作中，在與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的鬥爭中與日俱增的作用。

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的最初兩年已經過去了，蘇維埃人民的英勇的勞動，他的爲實行戰後

斯大林五年計劃的任務而進行的不斷的鬥爭，在經濟與文化建設的陣線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一九四六年——新的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的工業已經在和平生產上實現了戰後復興的基礎，已經達到了國民生產品的大量增加（較一九四五年增加二〇%），在一切國民經濟中展開了巨大的建設工作。

在新的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中，已經復興並建立了將近八百個國營工業的組織。

在一九四七年中，一切國民經濟部門的發展速度，已較一九四六年大大地增進了。我們的工業的起決定作用的部門——製鐵工業、石油工業、煤礦工業、化學工業、電氣工業、機械製造較一九四六年更大大地發展了工業品的生產率。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蘇維埃工業工人的羣衆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其結果在完成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二年的計劃這一方面，達到了最大的成功。

『工業產品每月都在增加，僅在十月中，我們的重工業生產品就已經達到了一九四〇年每月的平均產量。這表示我們的工業產品在今天已經達到了戰前的標準。』（V·莫洛托夫）

一九四七年，這一年表現了一切社會主義的農村經濟部門的進展。全蘇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二月大會的歷史性的決議，決定了在最短期間國民經濟進步的發展。在一九四七年就達到

一切農產物的收穫的大量增加與畜產品的提高。

由於優良的氣候條件，以及良好的農業工作的組織，一九四七年的穀物總收穫量較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五八%。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的田地上的數百萬勞動者，爲了執行斯大林同志所付與的任務，不斷地工作着，要達到最高的收穫量。農村經濟產物的增加，更促進了輕重工業部門的發展速度與居民供應的改善。

工人與職員的人數，在新的五年計劃的最初兩年中大大地增加了。在一九四六年中，工人與職員的人數增加達三百萬人。在一九四七年的第三季，在國民經濟中的工人與職員的人數，較一九四六年的第三季增加了八十二萬人，其中工業上的工人的人數增加了五十萬人。在一九四七年的第三季，大多數的工業部門，完成了計劃所規定的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任務。隨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工作的報酬也增加了。蘇聯國民經濟中的工人與職員的工作報酬的準備金，在一九四七年的第三季較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二六%。

我們人民在居住與公共建築方面達到極大的成功。在我們祖國的城市中，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新建並復興了數百萬平方公尺的居住面積。在鄉村中，尤其是曾被佔領的地區，正以極快的速度進行新的房屋的建築。在戰後數年間，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建築了八十六萬幢以上的住宅。有四百萬以上的集體農場的農民，自土房、茅

舍、草棚中遷移到這些住宅裏去。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達維亞的集體農場的農民們建築了數十萬幢新的住宅。

一九四七年在社會主義文化政策上的政府預算的支出達一千零七十一億盧布，較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二百六十七億盧布，或三三·二%。

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的社會主義文化政策的支出中，有半數用於啓蒙教育。

一九四七年，在小學與中學中接受普通教育的孩子有三千一百三十萬人，在幼稚園裏的孩子們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三〇%。

一九四七年，在大學與工程學校中求學的大學生的人數超過了戰前的標準。一九四〇年在我們國內大學中有五十四萬一千個大學生，一九四七年——六十九萬六千人。一九四七年在工程學校中的學生的人數，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四二·六%。

保健機構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兩年中大大地擴充了。診療網在一九四七年超過了戰前的標準，接生所與托兒所也大量增加了。

克利米亞、高加索、黑海與波羅的海邊的我們的著名的療養場的復興，是新的五年計劃的最初兩年中的極重要的成功。

x

x

x

x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情形就完全不同，那裏的工人與廣大的人民羣衆的生活水準正在不斷地降低。一百年以前，無產階級革命的天才導師卡爾·馬克思就已經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它的發展進程中，雖然有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力的提高，可是工人階級的生活情形，不但沒有改善，而且相反地促成它的絕對的與相對的低落；技術雖然是進步了，財富雖然是增加了，工人們的生活却越來越壞。工人階級佔了失業者隊伍的最大部份。資本主義各國的生活情形的最近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兩年間，工人階級的情形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日益惡化，在美國也是如此。在美國，隨工作報酬的減低而來的是日用必需品的價格的狂漲。美國的失業者的人數，據美國工會統計，已達五百萬人，而迫近經濟危機的時候，將更增加數百萬的失業者，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亦將更急劇地低落。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官方資料，在美國工場工業中的工人數量，在一九四六年要較一九四五年減少六·八%，較一九四三年減少二一·六%。

在美國失業者的增加，引起了資本家們對於工人名義上的工作報酬，即以貨幣爲形式的工資的削減。而因爲在這時期商品價格的提高，更減低了工人實際所得的工作報酬。

美國生活費用在一九四七年以極快的速度增加。根據商務部的資料，美國糧食商品的價

格，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較一九四六年中期增加了三〇%。商品的價格，在美國大城市中增加的速度更快。

美國物價的高速度狂漲，甚至使杜魯門總統也不得不承認：『有數百萬家庭因爲收入的減少，作了物價狂漲中的犧牲品，他們對於將來已喪失了信心。』據他的報告，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主要的日用品的價格較一九四六年上漲了二、三%，糧食上漲了四〇%。

但是同一個杜魯門却公開地實行了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向美國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挑戰的，並以奴役和奴隸來威脅其他國家及人民的美國帝國主義頭目的政策。

受帝國主義國家壓迫搾取的殖民地與半獨立國家的工人與農民，他們過着比在宗主國裏更窮苦的生活。宗主國的人民之所以在程度上比較有更高的生活水準，多半是靠了帝國主義者殘酷地剝削殖民地人民的結果。資本家以其無情地掠奪殖民地人民所得的剩餘利潤，可以吸引極少數的本國勞動者，並在提高少數人的物質享受方面，炫耀自己的『成功』。斯大林同志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對少數上層的勞動者施行收買，而驅使大多數勞動者陷入貧困與半飢餓的生存狀態的道路。

帝國主義所給於殖民地與半獨立國家的不是文明與繁榮，而是整個不合理、貧窮、死亡、高壓與專橫。

資本主義制度剝奪了勞動羣衆的享受幸福的生活，發展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準的一切可能性。它把工人當作了機器的附屬品，剝奪了善良的人們對於將來改善生活情形的憧憬，在它的制度裏面，引起了人們對於未來的不信任、失業的恐怖，飢餓與貧窮的威脅，潛伏在每一個角落裏。

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國家，那裏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人民的生活水準才能有組織地提高，他的物質享受與文化水準才能不斷地發展。對於勞動羣衆，每一個人都可以無限制地發展一切能力，這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最偉大的特點之一。

×

×

×

×

蘇維埃人民熱烈地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日。我們的國家迅速地、不斷地增加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成功地治癒了戰爭所造成的創傷，走向共產主義建設的大道。蘇維埃人民有明確的目標與輝煌的前途。他們充滿了完成並超過戰後的五年計劃，並從而大步走上由社會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與解決蘇聯基本的經濟任務的決心。蘇聯人民堅決地信任賢明的共產黨，我們偉大的領袖斯大林同志所指引的這條大路。

戰後五年計劃是斯大林同志所制定的發揚並壯大我們祖國力量的大規模綱領的一部份。我們的國家應該在最近的幾個五年計劃期間發展工業品的生產，例如每年生鐵的產量應

達到五千萬噸，鋼六千萬噸，煤五萬萬噸，石油六千萬噸，三倍於戰前的標準。

隨着重工業的巨大的發展，同時增加了農業與消費品的生產，一切種類的生產品將有充分的準備，這是開始自社會主義的按勞動來分配轉向共產主義的按消費來分配的具有決定作用的前提。

莫洛托夫同志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日的演說中，曾經說過：『……在我們國內，已具備迅速提高一切人民的享受與鞏固蘇維埃國家實力的條件。我們不必恐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避免的破壞工業的經濟危機。我們沒有也不會有失業以及與失業聯結在一起的人民的貧困。蘇維埃制度保證完全可能不斷地提高生產力與不斷地提高城市與鄉村的勞動羣衆的享受，這種情形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並且今後也不可能有的。』

蘇維埃人民知道在走向完全的共產主義化的道路上，還需要克服極大的困難。要發展這一個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共產主義的建設，需要更大的努力、更多的熱忱與堅韌緊張的勞動。但是蘇維埃人民，經過了三十年的鬥爭與勝利的路程，對於自己的無窮盡的力量，對於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同志列寧——斯大林所引導的道路的正確性，具有確定的信念。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寧格勒的工人、工程師與職員的光榮的團體，向全體工業工人，蘇維埃聯邦的全體工人階級，發出了號召——在四年內完成戰後的五年計劃！

列寧格勒的愛國的號召，引起了我們祖國的勞動階級從心裏激發起來的熱烈的響應。我們人民完全決定貢獻自己一切的力量，以從事於期前完成並超過戰後的五年計劃，從事於實現斯大林同志向蘇維埃人民所提出的幾個五年計劃的巨大的任務。蘇維埃人民今後將不停地工作，以鞏固自己政府的力量，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崇高的建設。

現在我們全國正在準備着地方蘇維埃的勞動階級代表的選舉，在這個準備中，將證明蘇維埃人民團體的道德政治的不可摧毀的力量，以及斯大林的共產黨與無黨無派者的聯合的活力與耐久性。

在地方的、城市的、區域的與鄉村的蘇維埃中即將舉行的選舉，是在勞動羣衆的巨大的政治與生產的高潮以及最廣泛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的環境中展開的。數十萬個新的自願獻身的共產主義的建築者、我們祖國的最優秀的兒女，將被選爲蘇維埃的代表。

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沒有也不可能這樣千百萬選民羣衆的積極性。

國際帝國主義的反動派的從屬、新的戰爭販子，以及以右派社會主義者爲首的他們的附庸，越來越依賴煽動與恐嚇的方法，來混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不斷的勝利，但是這一切英美帝國主義陣營的黑暗勢力的陰謀詭計，被以強大的蘇維埃聯邦爲主的民主與反帝陣營的堅強的日益增加的威力粉碎了。我們的國家是全世界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的前驅者，一切進

步的人士都向她發出一致的共鳴。我們祖國的每一個成功，她的沿着提高人民的力量與享受的急速的進步，這一切促使蘇聯成爲和平、進步與民主的火炬，這一切更加強了全世界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

蘇聯人民在共產黨與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下，正向着新的歷史性的勝利前進。

——完——



14445)